

唐伯虎落第

曹正文



唐伯虎第

蔡正文

北岳文艺出版社

唐伯虎落第

曹正文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10 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89,500 册

*

书号: 10397·20 定价: 1.05 元

序 言

蒋敬生

传奇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一文学形式，融聚着中国人民审美的习惯与爱好，而这种习惯与爱好，又正是炎黄胄裔历史积淀的结果。

正象人们对《小夜曲》和《梅花三弄》各有欣赏趣味不同一样，各个民族都有她表现意诸情思的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这手段体现着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尽管是“万方乐奏有于阗”，而万方之中的每一方又是鲜然有别的。

当然，艺术的花粉的传播，会使本艺术品种滋而更艳。但这艺术品种的相互渗溶、吸取，是化合而不是结合，归根到底是使本艺术品种着丽添彩，或滋发新芽，出现变体，而不会使其消灭，除非是它已经完全离失了其服务对象的欣赏习惯。

传奇小说正是中国文学艺术风格的一种成功的形式。自唐人《会真记》、《李娃传》之类的传奇小说，而至宋代的《京本通俗小说》，而后的《清平山堂话本》，衍绪而到《三国》、《水浒》长卷及“二拍”、“三言”的短章等等，鲜明地显示出它的传奇性、曲折性、连贯性的表现手法

的特色，而它的通俗性，又基于能读能说上边。即所谓“放在桌上能看，立在台上能说”。这样，它的美的形式就直接与人民群众的爱好融会在一起，而为人民群众所喜见乐闻，因而它的这一表现形式，就更直接地受到广大读者与听众的滋养；同时，在内容上，又是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不是作者的向壁虚造。经过作者与艺人的相互充补而成为“口头文学”，又当文人熟悉了这一形式的表现手法之后，藉之抒见述怀，寄情托意，便又从“口头文学”，进入了“作家文学”，于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书出。因此，传奇文学在内容上，也承受吮吸着人民大众的乳汁，尽管文宗经师视传奇为小道，统治者令禁迭谕，但它始终历劫不衰地在世界文坛上巍然屹立，闪烁着中华民族独具的艺术光华，其理在此。

传奇文学岂唯独中国才有么？不尽然。

我们能说雨果的《悲惨世界》、《笑面人》，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狄更斯的《双城记》等不是传奇么？应该说是的。但他们表现方法则大不同于中国的《三国演义》与《水浒》。而是依于他们民族的习俗、语言等审美习惯来结构成章的。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接触到中国传奇的章回体。

从现存的章回说部与艺人讲述的方法来看，章回体的表现法是源自于说书场上的。艺人为使他讲的书能吸引人，不能不着力于故事的结构，而在悬念强烈处设下关目（行话叫“扣子”或“关子”）。因而使故事更加起伏跌宕，曲折迂回，更增强其艺术魅力。这种手法，在南宋的艺人行艺的脚本《京本通俗小说》的短篇中已有所见。而到编书人的手

里，吸取此法，使每段章节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小的故事，而又前连情事，后设关目。再为求读者醒目，加一个骈四偏六的回题，于是章回体形成。

这种章回体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以及“二拍”、“三言”，《今古奇观》，长卷短章都被应用下来，直至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姻缘》等。

这说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习惯而熟悉它，是中国传奇文学的美的表现形式的一种。它不是无根之木，更非有些人所鄙视的江湖生意经。

我不是唯章回体论者，但我觉得如果毫不去研究它、就鄙之低贱，那就不是科学地治学态度。

这里我就又不得不回顾“传奇”发展的一些情况了。

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在继承其辉煌业绩的同时，不能不说当时对中国的、民族的通俗传奇注意得不够。而小说的表现形式趋之于欧化。

当然，这注意得不够也可能是有其客观因素的。或许因为自清末至“五四”以前，所出现的传奇流品纷杂，格调不高的缘故。而使人不解的是，尽管有不少人去分析研究《红楼梦》或是《三国》、《水浒》的内容，而为什么很少有人去探索这经典性的文学巨著的艺术表现方法呢？如果没有这种美妙的、适合中国人审美习惯的表现方法，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又是凭依什么手段发挥出来的呢？是不是由于更多地注视了西洋，而虚无了自己先辈的美的成就呢？

继承是为了发展，我们决不能抱残守缺；欧化并不是不美，而是要寻求如何使其具有民族的特色。真正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见乐闻。我想在艺术手段上的吸取与化合，前人

的宝贵经验是颇值得我们借鉴的。

文艺的车轮有两个：作品与理论，缺一而难乎前行。

由于这民族的美的表现手段，没有被研究与探索认识，得不到象中国的诗、书、画那样的不断有理论指导着实践，因而在继承中发展是缓慢的。更由于它没被放在文坛上的应有的地位，甚而被认作是陈腐，所以便很少有人再用这种手段去反映生活，尽管这艺术手段是亟易为大众所接受的。这种形式便仍更多的停留在说书场上的艺人口里（偶有作家用之，便拥有广大读者。象张恨水先生的某些说部，就是例证）。而某些操觚者运用它，却已大不同于吴敬梓，曹雪芹，那样藉之以表现社会生活，寄情托意。而是眩世求奇，虚玄成章，如《江湖奇侠传》及众多的荒诞剑侠说部之类。传奇滥觞，假这种艺术手段的魅力，来塞进无益于人民身心健康，无助于社会历史进步的内容。这样传奇艺术便更被人，特别是文艺理论家所不屑顾了。

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审美习惯，是很难被改变的。

所以凡是运用传奇体（包括章回或章回变体），写出的新的说部，便受到人民喜爱，得到了更多的读者。从《新儿女英雄传》到《烈火金钢》和《林海雪原》等等皆然。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部文艺作品的读者层，象白居易的诗，能诵读给老妪听懂一样。“骑驴看唱本”者，固然其文艺欣赏水平不一定高，而一部作品能够使“骑驴者”“走着看”，就不一定不可入阳春白雪之列。雅俗共赏是一种辩证的统一。洛阳纸贵说明读者需求量大，如果一部文艺作品得不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长期被放在售书架上，寂寞地休

息，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特别是八十年代的今天，具体说在当前，某些文艺刊物的售量骤减，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深思的。

传奇的表现手法，经过历史性的曲折，逐渐又被认识与运用了。这里我们姑不去评价某些传奇作品的手法运用的高低，而电视剧《霍元甲》连集播放所引起的轰动，总该是说明了民族艺术的表现手段，与广大人民欣赏的取舍和亲疏的关系吧。

曹正文同志的《唐伯虎落第》应该是一本发展了的传奇文学作品。

首先从选材上作者撷取了史实，而加以艺术化，使人们在中国传奇文学中第一次识得明代大画家唐寅的庐山真面。这是较难得的着眼点。多年来人们认为那为爱秋香的美色，竟以解元乔装书僮，入华丞相府，计娶秋香，那《三笑姻缘》和《九美图》中的唐寅，就是真的唐寅了，藉此而论定唐子畏的行藏不过如此。其实这是张冠李戴。这种民间传说性的演化，尽管也有其艺术上的美感，但在格局上总在才子佳人上兜圈子，未脱旧的窠臼。这演化最大的遗憾是不符合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格。

写历史人物的传奇，当然应有对历史人物的性格的艺术塑造，因为传奇应该是史诗，而不尽全是史实，人们是读文学作品，而不是在读历史教科书。但应有一个着笔的基点，就是要符合历史人物的本来性格，如包拯的**铁面无私**，岳飞的精忠报国，海瑞的清介廉直等。尽管**私事的描写可以于虚乌有**，而这子虚乌有必须是历史人物**本来性格的演化**，**但是**因传而生奇，不能求奇而失传！

唐寅倜傥不群，清隽拔俗，才华横溢，芥视冠盖，从而风流自赏，脱落不羁，寄心诗画，不求闻达。这性格是由他的曲折的生活经历而形成的。我们从唐伯虎戏娶秋香中所感到的，尽管唐寅是个才子，而说到底却是个有娇妻更多谋美妾，无情操可言的，不足为训的好色之徒。这是被传奇手法歪曲了的唐寅。

而我们在正文同志的《唐伯虎落第》里看到的则是另外的一个唐寅。

作者是姑苏人，从小又寄居苏州，因此从感情上对唐寅有所偏爱，对这位三百年前的乡贤才士有极浓的兴趣。他为塑造这位大画师煞费功夫，查阅史实，翻检典籍，然后构思兴笔，虽是以唐寅与青楼名妓相爱为故事主脑，却从唐伯虎因何落第而下笔，写出了个基本符合历史人物真实性格的唐寅。

这位唐寅的科名蹭蹬，是由于人事的倾轧，从而揭示了当时科举制度中的金榜题名幕后的黑暗与阴沉。这位落第而归的才人，竟受到“夜梦冠带”式的发妻冷遇，故事发展到发妻被骗失贞，终于他嫁，使唐寅遭受到难言之痛。这时，落魄才子谁能解，钟情唯有青楼人。这爱不能用一般的红粉知己来衡量，而包含着人生宝贵的真情。深情润心，添香助兴，心灵的寄慰，化出了一幅幅绝妙的传世丹青。是义友，是文朋，又是情侣，最终成为有情眷属的爱妻。这结合就超出了一般的花前月下，窃玉偷香的传奇故套，而以性格地典型化发展了传奇的手法。

一个堂而皇之的解元公，发妻竟然受朋友的奸骗而他适改嫁了，这已是在当时丢尽衣冠颜面的事。而又要他迎娶一个

青楼妓女为正室，更为社会舆论所难容，连自己的亲弟弟也强烈地反对了。但唐寅终究是唐寅，是蔑世绝俗，勇于钟情的唐寅，决不是偷人家的美丫环，悄悄溜之乎也的唐寅，他敢摈弃礼法，以情为宝，唐寅之所以为唐寅者在此。

这书中，作者赤裸裸地把当时的冠盖逢迎，利禄鬼祟，朋交欺诈，以及“一礼能丧手足情”等等，通过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展现给读者，使传奇有了相当强的社会性。这也应是当前众多的，只着笔于奇的故事结构，而不甚求社会意义的展示的作品所不及的吧。尽管作者还有些是写意性的勾勒，还可以作更深度地探索。

其次我要谈及的，是作者在描述中注意到传奇的韵致，有风情画卷感，这一点正是中国传奇大书从口头文学进入作家文学的一个特色。是《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大不及《儒林外史》、《金瓶梅》之处，也是“二拍”、“三言”佳胜于《今古奇观》之处。

传奇的韵致除人物性格的光泽之外，还有情景与情，情景交融这一笔。不这样，如字则同墨赭，如画仅是勾勒。

《唐伯虎落第》中注意到了这一点：如在第二回中“赠雨伞沈九娘题诗”，作者写唐寅进京应试，发妻徐氏送行江边：

“老船公将篙子轻轻一点，小船飞荡三丈，唐寅回头望去，见徐氏挥着帕儿拭泪，自己两眼也微微红了。

小船沿着桃花柳堤破浪驶去，送行的人渐渐消失在视野之中，唐寅回身见舱内尽是大包小包。”

这是别人送行的东西，要唐寅进京后，为谋取功名，以此作贿资的。唐寅冷笑着往河内抛去，突见一把旧雨伞，由此引出了情人沈九娘，作者回笔荡出了唐寅与名妓沈九娘相会

的蒙太奇。于“自在飞花轻似梦，天边丝雨细如愁”的红楼相会中，九娘轻弹琵琶索，婉唱少游词，一曲即别，玉人不见。

“沈九娘一走，唐寅也无心闲坐，他撇下众人，独自凭栏凝神。这时天边飘起细雨，唐寅触景生情，轻轻哼着：‘天边丝雨细如愁’，眼前浮起九娘的脸容，百感交集，一时竟然难以拂起，这样站了好一会，雨墨提醒说：‘天色不早，祝大爷还等您呢！’唐寅这才回过神来，两人冒雨出了风月楼，才走了十来步，雨势渐猛。唐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背后奔过来一个小姑娘，她递给唐寅一把伞，唐寅连声称谢。小姑娘摇摇手说：‘莫谢我，谢的是她！’她往后一指，唐寅隔着雨帘望去，只见风月楼的栏杆前站着一个女子，正是脉脉含情的沈九娘。”

这种抒写，有浓郁的韵致感，在《唐伯虎落第》中所在多有。融景于情，着碧染红，不仅注意到韵致美，而且更明显地吸取着新小说的养分，使传奇的手法演化出一种新笔。

以上两点，可以说是出现在《唐伯虎落第》话本中带有发展性的新的成就。

我慨然地论述了对传奇文学的浅见，也可以说是借《唐伯虎落第》的酒杯，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而介绍《唐伯虎落第》的发展，又不自禁要对传奇作更新美的赞吟。传奇文学也正如“自在”的“飞花”，它必将在中国文学泥土上播粉生香。这恐怕不是某一种见解所能阻止得了的吧！是为序。

一九八五年新春写于武昌黄鹤楼下

目 录

序 言	蒋敬生	1
楔 子		1
第一回	桃花坞唐寅拒酸儒 玉如意徐氏试真情	3
第二回	抛财物都元敬惋惜 赠雨伞沈九娘题诗	7
第三回	徐衡父备礼送恩师 吕铁口相面话功名	12
第四回	程敏政破格见唐寅 吴艸庵一言成大祸	16
第五回	假唐寅酒后说关节 真元敬因妒忘情义	20
第六回	众考生目瞪口呆 小太监听风便说雨	24
第七回	泄私愤马侍郎弄舌 抢功劳华御史弹劾	28
第八回	李东阳复查明真相 唐伯虎含冤受大刑	32

第九回	以毒攻毒雨墨设计 因错就错徐经革职	36
第十回	辞小吏唐寅尝炎凉 别京城文壁送真情	40
第十一回	唐伯虎情寄黄花诗 彭二官笑谈解愁药	45
第十二回	见故土近乡情更怯 话功名望月梦难圆	49
第十三回	旁敲侧击徐氏垂泪 冷言恶语唐寅受气	54
第十四回	祝枝山暖酒胜春风 张梦晋雪夜送寒衣	57
第十五回	沈九娘软语救落魄 唐伯虎恐难得知音	63
第十六回	手足情情意薄如纸 夫妇爱爱念淡似水	67
第十七回	方信之乘隙进恶言 都元敬仗势诱裙钗	71
第十八回	叙恩爱唐寅留徐氏 借题目徐氏弃唐寅	75
第十九回	访西施情牵飞来峰 论古今话说梳装台	79

第二十回	情切切一夜听春雨 意绵绵梦里思倩影	83
第二十一回	脱风尘沈九娘踟躇 诤陈腐唐子重作难	87
第二十二回	祝枝山自荐月下老 沈倩影完烛鸳鸯女	91
第二十三回	慰知己红袖磨香墨 感良言妙笔绘风姿	95
第二十四回	游扬州假道士募缘 戏御史真名士联句	99
第二十五回	祝枝山有心牵红线 文征明无意入勾栏	103
第二十六回	当画匠沈石田受辱 动肝火吴匏庵论罪	107
第二十七回	有竹居名士羞俗流 桃花坞才子惜烈女	111
第二十八回	张梦晋放浪行乞图 唐伯虎戏题美人诗	115
第二十九回	劝素琼文博苦用心 慕风流崔莹吐真言	120
第三十回	有情人偏得风寒病 侗悦子暂作王府客	126

第三十一回	宁王府中秀色可餐 阳春院内蓬壁生辉	132
第三十二回	朱宸濠暗用美人计 唐伯虎悔画九美图	138
第三十三回	季彤生因爱生恶念 崔素琼含泪入王府	143
第三十四回	淡妆素服压倒九美 书画琴棋不让须眉	148
第三十五回	崔素琼题诗赠张灵 柳春阳设计救唐寅	153
第三十六回	装疯颠脱离虎狼地 为情死空留梅花梦	159
第三十七回	诛宁王十美得归宿 悼才子佳人化玉魂	165
第三十八回	躲暴雨差役诈丹青 画海螺妙诗骂酷吏	171
第三十九回	都元敬含愧见旧友 唐子畏跳楼斥小人	175
第四十回	彭二官假画换真画 沈九娘深情祭薄情	179
尾 声		183
	《三笑》与真假唐伯虎（代后记）	187

楔 子

姑苏城外有个桃花坞，每年三月，初绽的桃花，娇红如颊，花香袭人，远远望去，宛如绿荫中亭亭玉立着一个个怀春少女。此时此刻，江南的文人雅士都乐此一游。

不过，桃花坞之所以名闻江南，还有另一个缘故。明代中叶，这里出了一个江南才子。此人姓唐名寅，字子畏，就是妇孺皆知、大名鼎鼎的唐伯虎。

说到唐伯虎，列位必然想起《三笑》中那个风流才子。其实，唐寅虽自命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但他既没有当过书僮，更没有一段点秋香的艳遇佳话。相反，历史上的唐伯虎却演过一幕很不幸的爱情悲剧，话来曲折动人。笔者有感于今日生活中假唐伯虎传闻流行，特作真唐伯虎故事一篇，仿章回体裁，娓娓叙来。

故事开场之前，先将唐寅的门第、出身、经历略作铺叙。

唐寅生于明代成化年间。其父唐广德，在苏州老阊门皋桥头开个小酒店，一来得地利，二则广德为人和善豪爽，三呢，广德虽识字不多，却爱风雅，他见文人画士来喝酒，招待分外殷勤，一旦成了熟客，就笑着上前讨画求字，裱糊过后，挂在店堂正中，这就使唐家酒店与众不同，俗中有雅，

生意越做越兴隆。

唐寅幼年，白天在私塾攻读，放学后，就在店堂烫酒递菜，小小年纪也扮个堂倌角色。讲到这里，有人会讥笑唐寅出身低微。确实，唐伯虎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他之成才，越发令后人钦佩不已。

唐寅十三岁那年，广德对他说道：“为父开个酒店，日子虽混得不错，但此非出人头地之业。我见你酷爱诗书，就好好用功吧！”

从此，唐寅专心致志，埋头苦学，几年之中，不见街坊邻居之面。他十六岁那年中了秀才，并结识了江南名士祝枝山、文征明、张梦晋，又得周东村、沈石田指点，诗文书画并进。唐寅二十九岁那年赴南京乡试，在众考生中出类拔萃，夺了第一名解元，一时名声大震。

翌年春暖花开，也就是明孝宗弘治十二年春天，唐伯虎在一片赞誉声中，飘飘然赴京赶考。欲知后事，请看正文——